

明神宗實錄

卷三三四至三七〇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至
三十年三月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四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己卯朔大學士趙志臯戶部尚書楊俊
民各堅辭乞休上俱溫旨慰留之。戶部發銀十四萬委官
分給東征將士別歲年例鹽課銀餉宣大及天津水兵。戶部
覆天津巡撫汪應蛟條議兵食踴議將朝鮮戍兵諸餉分派于
遼東山東天津等處登旅天津戍兵諸餉分派于山東及順永
入府俱酌定額數及期輸運俟秋成後察烏氣情形酌兵馬去
留另行區畫停止詔如議。制詔延寧諸鎮虜王恭順又朝廷
推誠相待其令督撫官明諭德意安免既已悔罪所革市賞一
并議復以示羈縻其該鎮抽借兵馬撤還各鎮文武各官久任
責成悉如部擬。錄甘鎮功加李汝田樂供魚太子太傅念一
子世錦承衛正千戶費銀六十兩大紅紵緝蟒衣一襲給詔命

陞遼雲右都督。廕一子世本。銜指揮。僉事。養銀五十兩。大紅紵
錦二表裏。霍鵬。劉敏。寬。梁雲。龍。李景元。等。陞級。復職。春銀各有
差。馬應龍。實授都督。僉事。王國柱。實授參將。姜河。陳三。奇。等。陞
職。錄用。養銀各有差。尚書蕭大亨。楊俊民。侍郎李。顯。余。立。王。世
揚。養銀各有差。兵科侯。俊。遠。等。養銀各有差。庚辰。大學士沈
一貫。上言。臣。歷考自有內閣。以來。絕無一人獨任之。特置一人
見識有限。精力有限。即充。陰亦有有限。故必合衆人之力。以爲力
而後能興。厥主上之事。功合衆人之見。以爲見。而後能裨益
主上之聰明。雖以先。舜之朝。並命九官。文武之世。兼資十亂
况當。秋多艱之秋。而欲責。臣。扶于一手一足之力。此必無之
數也。誠知皇上。惧求良輔。不授匪人。頗詞林諸臣。久典直侍
皆在。聖心。孰逃洞。照而延。推再三。又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

公論此而不可信。史誰信者。且進退黜陟之權。制于朝廷。萬一試而不稱。亦惟上所裁斷耳。而何必堅持少可之心。反貽空虛之弊。又使臣蹈尋擅之嫌。以傷皇上之明。甚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曰。覽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但內閣政本。輔弼重臣。誠乃恭默深思。豈可久不簡用。使令吏部通行前後會推員數。詳聞具奏。方令國事多艱。宜仰體君臣大義。始終一德。表贊以副眷倚至意。先是兵部以征捕需人。疏薦原任兵部主事。今降調趙世德。知兵可用。吏科給事中程紹言。吏計大典。趙世德與論。共黜兵部。不得濫薦市恩。疏下吏部。陞戶部。晉郎中董漢儒。為山東。余亨湖廣。副使徐榜。為廣東。石泰政尚寶司丞。劉日升。尚寶司卿。命應祿。于江伯。陳谷。副歲。支。祿。米。一百二十石。禮科左給事中項應祥。等。以雷火。示警。疏陳。修。首。

四事一曰用人當廣謂近日行取各員及異特擢幸諸臣宜及
特錄用二曰忠言當納謂年來諫止礦稅之疏無非忠君愛國
之譚宜俯垂採納三曰刑罰當清謂曹學程吳宗克韋國賢吳
寶秀等無辜連繫皆足以干天和四曰嗜民情狀均足以召
天變 上不報。遼臨清守備王場特稅監馬堂縱羣小橫征
民不堪命市人數十環噪其門堂懼令叅隨從內叅夫財殺二
人衆遂大譁火其署格殺叅隨三十四人堂窘甚賴王場救之
得免堂初甚德場素以狀聞而其黨鄭惟明以前嫌故疑場陰
鼓衆而陽救堂自解遂託易堂奏違場云。盜蕪西山宮女墳
守實內官張玉命司惺監違治之。辛巳命吏部左侍郎袁應
章即出視事。遣戶部員外胡維垣任真保督礦垣道辭疾

上責其規避降調外任。壬午大學士沈一貫以閩員未簡復
申前懇。大學士趙志臯言昨山東撫臣謁謂衆怒如水火不
可嚮邇者不及令取回馬堂以安及側則將未事勢有不甘言
者夫礦稅之役臣亦逆知必有今日今一見于天津再見于上
新河然不意臨清一疾若斯之烈也臨清為運道咽喉齊魯扼
塞氏俗剽悍加以東西南北之人貿易輻輳乘亂一呼雲集露
合此地一搖則三齊震動京師欲安撫不可得矣乞速下德音
急撤回馬堂行令撫按加意安撫或念法不可弛姑就一二倡
亂者懲罰以弭觀望實 宗社無疆之福不報。陞福建副使
江道亨為江西右叅政以山東左布政使劉易從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紀錄大同兵備道黃嘉吉等以撫按聚
其所屬州縣愁地數多也仍命墾道地畝租稅從輕以憑

查考。四川巡撫譚希思奏乞留餘積及抽減民兵歲銀為防
捕採木之費許之。詔江西稅監李道潛相均定疆界毋得重
徵累商。奏未稅貴州總兵沈尚文職董一元等命酌科分別
擬奏從兵部覆科臣之請也。論松山擅調戍軍之罪奪遊擊
徐龍休三月。甲申陞四川左叅議郭士吉為山東副使陞雲
南廣南知府漆文昌為貴州副使山東右叅政王士琦為河南
按察使四川左叅政李維禎為浙江按察使。戶部右侍郎張
臺蒙引疾求去不允。南京工部尚書郝杰捐俸助工報聞。
戶部以科巨奏駁開納二款改議凡州縣運判等官查俸致任
不俸考斥為民者方許納銀進階各處軍民子弟身家如累無
過許納銀給文武告身從之。江西饒州府通判吳瑞登進幕
續大學衍義留覽。修宣府萬全右衛城。江西南康府民熙

應鳳寺額闕高吳寶秀寺鳴冤且乞以身代不報。命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遵旨視事。丙戌以平倭詔告天下詔曰朕纘承洪緒統理兆人海濱山陬皆吾赤子苟非元惡普欲包荒屬耆耄夾小醜平秀吉猥以下棘敢戮難端竊據裔封侵屬諸島遂興薦食之志窺我內附之邦伊岐對馬之間鯨鯢四起樂浪玄菟之境鋒鏑交加君臣遁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朕念朝鮮世稱恭順適遭用阨豈宜坐觀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况東方有臂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焉但定亂在于一人于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平壤一戰已褫驕魂而賊員固多瑞陽順陰逆本求同影故作乞隣罔仗未還允威復爾朕洞知狡狀獨斷于心乃彘郡國羽林之材無吝金錢勇爵之賞必盡赤服用澄海波仰賴 天地鴻庥 宗社

陰陽神降之罰賊墳其魁而王師水陸五驅正奇互用爰分四
路并功一心焚其苟糧薄其巢穴外復急斷內計無之于是同
惡就戮羣酋首避舳舻付于烈大海水泮騰戈甲積如高山氛
被淨掃雖百年僭虐之寇舉一旦蕩泮康遺鴻鴈來歸箕子之
提封如故熊羆振旅漢家之威德播聞除所獲首功封而京觀
乃搥致千秀政尊六十一人葉尸萊街傳首天下永垂克遘之
鑒戒大洩神人之憤心於獻我國家仁息浩蕩恭順者無因不
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茲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
非得已之心識予不執款之意毋越厥志而干顯罰各守分
以享太平凡我文武內外大小臣工尚宜潔己愛民奉公體
以消萌釁以導禎祥更念彫力殫財焉日已久嘉興休息正惟
此特詣因來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務為存撫勿事

煩苛咨爾多方宜悉朕意。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祘比者
倭奴平秀吉肆馬不道懷狡馬啟疆之心以兵蹂躪爾邦蕩無
寧予朕念王世共職貢深用憫惻故茲七年之中日以此賊馬
事始行薄伐繼示寬宥終加靈誅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
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神惡凶盈陰殲魁首大師來之速
奔逐此鯨鯢戮盡海隅載清提音來聞憂勞始釋今王令陪臣
奉表稱謝貢獻方物具悉王懷德感恩之意特降勅獎勵仍賜
彩幣表裏就令陪臣齎去以答忠誠至可收領先曾陳籲所誣
朕以心體亮本無疑于王下廷臣雜議又具言王必無他已有
別旨昭雪想能知悉惟念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而
力倍艱倭雖遁歸族類尚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茲念經畏尚
書那珮振旅旋歸量留經理都御史萬世德等分布偏師馬王

戎守王可咨求軍畧共尚善後卧薪嘗膽無忘前耻華報藍縷
大作永固孫材訓農厚樹根本吊死問孤以振士卒尚文雖是
事而專務儒緩亦非救亂之資亡戰必危古之深戒吾將士思
歸輓輸非使行當盡撤爾可亟圖務令倭聞聲不敢復來即來
亦無復足慮東海之表屹如金湯長垂捍衛之安永奠藩維之
厚惟思惟孝續紹前休王其懋之懋之欽哉改諭○陞山東右
布政使黃克纘馬左布政使 禮部侍郎余維登以 太廟雷
火示警乞嚴勅大小臣工各修職業共奮消弭因陳修省之實
三事其一謂天子主 天地 宗廟之祀此禮之至重者 皇
上不親 郊 廟積有歲時免請 聖駕恭詣 太廟祭告以
慰安 祖考之靈其一謂 皇長子薨齡十八已越婚期矣選
婚一事既已告之 祖考乃候旨未報乞特遣中使選擇淑女

舉行言典其一謂近來奸民妄獻礦稅推骨及髓使 祖宗之
人民惟擾而不寧 祖宗之天下危殆而不安乞布寬大之恩
用起閭閻之困 上曰秦內事閔朕躬朕已知悉奉告奉矣暫
遣官代大小臣工各依修職業以回天意毋飾虛文。命靈璧
侯湯之誥李南京前軍都督府篆武安侯鄭惟孝李府軍前衛
篆。儀真稅監暨祿委官馮承恩等以抽稅激變祿肇詞具奏
且恭守禦揚應先推諉不救 上命逮應先究治已獲犯人陳
真等送南京刑部重擬未獲者嚴限緝拿仍申飭撫按及地方
有司毋得各分彼此應先已逮祿復馬乞原詔釋之。丁亥大
學士沈一貫題昨日 皇上以平倭詔天下滿朝臣子莫不樂
手而相慶亦莫不動色而相勗蓋是役也閔白雖黠不過一人
奴耳羣類雖繁不能當我一犬郡也整僅中於一隅師遂勤于

七首數百萬之裹糧六七年之奔命求功之成天幸不至之絕
耳痛定思痛至今思之不能不為之慄慄者如水火焚溺可復
蹈哉故周書有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蓋苗之于未亂未
危者易為功而救之于已亂已危者難為力也今日舉朝忠計
咸謂國家之武功雖若可觀而大治實多闕夫如礦稅擾民太
甚問問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力補
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臣每誦斯言輒為震
惕自古蕩折播遷之禍皆從上下不均民心好亂而起可不畏
哉伏望 皇上居高聽卑思患預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家
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王王之基夙夜慄慄常如倭患未平
之特而不少怠荒 社稷幸甚。提督採江鞅定力條陳江防

事宜大畧謂巨聞無事則修文有事則講武今天下非無事也
長江千餘里可防者非一端也上江列營五備兵使者三下江
列營五備兵使者二宜及此特取各衛軍伍各營水兵簡閱訓
練而薦舉兵備者即以一道精兵多寡定敵最庶戎事其有振
乎若州縣民兵是古寓兵于農之意先臣譚綸張佳胤嘗用之
今扣減已多卽有之祇供有司送迎勾攝之役耳各郡邑所儲
贖錢原以待備賑餉之需先臣伍文定實行之今盡解助邊卽
有之亦祇充有司囊橐竿牘之費耳臣請練民兵以備防禦留
存積以儲緩急兵部覆言武事久弛江防可虞操臣責成兵備
之言是也願自湖口釀亂而後所在見昔憂不獨江潁而已請
通行各省直地方官除戎修器以杜折衝至於郡縣扣留存積
餘銀蓄以濟邊似難遽議悉留惟將見在民兵特加簡練緣今

人人精銳亦自足用。上命江防如議申飭仍通行各該撫按率兵備官用心料理以防不虞。戊子大理寺右少卿劉懷恕捐俸助工報聞。是時礦使四出人情洶洶內而黷威大僚詞臣糾道外而各首撫按合詞力諍不能得於是辦事進士謝廷讚陳內亂外變之形詞甚激切而司禮監太監田義亦言之俱不報。大學士沈一貫復言臣惟羣臣言礦稅者恭直以專利為戒而實以釀亂為憂我國家如全既無有傷缺何可無故因小利貽大害夫財者民之命也取民之財是取民之命也今窮民索產罄地伐毛盡宇宙間靡有留利黃旗相望于郊原虎窟遍滿于壘市徹屋括墳搜藏蕪害無論奸民秉執劫奪即良民亦寧能拱手而授人以命乎為抗為亂去為盜賊勢所必然今邊兵枵腹以待哨司農求于而受死若脫巾之徒與潰池之盜所

在並發何以待之 皇上勿以爲天下事必不至此而無憂也
。已丑陞廣東惠州府知府程有守爲廣東副使 賜已故南
寧禮部尚書陶承學妻王氏并祭柩葬。諭禮部去冬至今亢
旱爲災已歷三時河井乾竭二麥枯槁民何所賴朕日夜焦思
深惟失德致此你部使具儀遣官祭告 天地 社稷 山川
并應祀神廟竭誠祈禱內外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各勤職業以
回天意毋事虛文。大學士沈一貫借講章進規以爲臣頃閱
詞臣所撰 皇太子講章內齊宣王自言其好勇好貨好色孟
子歷爲解之言好勇如文王之過袁好貨好色如公劉太王之
同又即可爲王道臣觀此意大有碍于今日輒敢引以爲喻蓋
自平秀吉煽亂 皇上赫然震怒度整師旅以存朝鮮以惠中
國非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首邪真文王之犬勇也顏自頌